



□ 12
2910
2



口 12
2910
2



求古錄禮說卷三



水五味均平藏

臨海誠齋金 鶚

四阿反坫考

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謂反坫外向室也案外向之室
不見于經傳惟門外塾之室可稱外向然未聞名為反
坫且大夫士皆有塾不獨天子有之也況反坫文承四
阿下與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相承皆言堂上棟宇之制
其非門外之室明矣黃東發日鈔引此以證論語郊特
牲反坫謂立反坫於臺門之外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



又謂兩君之好欲容其儀衛之眾故為外向之室非反
齋之玷也然明堂位云反玷出尊崇玷康圭是知論語
郊特牲反玷實反齋之玷也大門外有兩塾已足容儀
衛之眾何必又為外向室乎特是論語郊特牲反玷可
解為反齋之玷而逸周書反玷卻不可解為反齋之玷
以文在四阿重亢重郎之間不宐於此言反齋之物況
反齋之玷諸侯亦有之而四阿重亢重郎等制則天子
所獨有是此玷非以反齋明矣竊思堂之四隅有玷屋
之四隅曲而翻起為阿四阿反玷者謂阿反于玷上也
阿有在屋之前後者取於曲京曰阿之義廣雅云四起曰京曲京曰

阿檐宇屈曲司馬彪注莊子云阿屋檐也謂之阿閣五架屋前為殿

古詩阿閣三重階此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之士昏

禮所謂當阿也士昏禮當阿今文阿為殿是阿阿有在

屋之四隅者取於偏高阿邱之義爾雅釋邱既言前後左右之高又言偏高

阿邱是高在四隅檐宇曲而翻起如阿邱之高聳故曰

四阿此則惟天子有之斯于詩言宣王之宮如翬斯飛

以四隅之阿言也如鳥斯革言前後之檐阿也如翬斯飛以四隅之檐阿言之也前後檐阿

雖亦曲而稍起但不若四隅之高故前後如鳥之張其翼四隅則如翬之飛起也孔疏謂斯革斯飛言檐阿似

鳥飛未確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此天子之明堂也然天子

不特明堂有四阿大廟路寢皆有之四注惟明堂有之四阿則大廟路寢

皆有鄭注以四阿爲四注非也詳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四阿翻起于坵上故曰四

阿反坵反之爲言翻也諸侯大夫士四隅檐宇雖亦稍

起而不高翻故不謂之阿而謂之榮榮一曰屋翼但如

翼之張而已四阿反坵當以四字爲句與下重亢重郎

常累復格等以二字爲句者不同故特首列之重亢重

郎常累復格皆在內四阿則在外自外說向內也又天

子之宮所以異于諸侯者重屋也四阿也止此二事重

亢重郎常累復格皆重屋之制孔晁注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格累芝栢也案郎與廊通前漢董仲舒傳游于巖郎之上郎即廊也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是廊爲檐宇也巖廊謂廊之高峻者即上林賦所謂高廊也晉灼注漢書以廊爲堂邊廡非也重廊即明堂位重檐孔晁以

累屋解之亦未的復格惠半農以爲即複竿是也凡覆于上者皆謂之屋重屋非徒複竿也重亢重郎常累復格皆重屋也

四阿止二字與下不稱因加反坵二字以足之

且阿有在旁在隅之別曰四阿反坵明其在四隅者見

其爲天子之制也孔晁不得其解亦以二字爲句釋四

阿爲四下四下猶四注也失與考工記注同反坵爲外向室後儒莫能

指其失故特正之

五穀考

五穀自古無定論鄭康成注疾醫五穀謂麻黍稷麥豆

據月令爲說也其注職方五穀則以爲稻黍稷麥菽有

稻而無麻與素問金匱真言論合趙岐注孟子高誘注

淮南子

脩務訓神農播五穀相土地宜

漢書音義引韋昭說皆與此同

盧辯注大戴禮楊倞注荀子

儒效篇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顏師古注

漢書皆與疾醫注同王逸注楚辭大招又以為稻稷麥

豆麻則稻麻並舉而無黍逸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

稻粟菽

粟即梁也

則無麻稷而有粟管子言五土所宜之種

曰黍秫菽麥稻

秫即稷之黏者

則無麻粟而有秫諸說不一皆

非確解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極辨秦漢以來稷

梁溷一之非至詳且悉而于五穀之名猶未考定也鶚

謂五穀者以其為飯者而言也飯為食之主軀命攸關

故孟子謂五穀熟而民人育也然則五穀可得而定矣

曰黍稷稻粱麥何以知之周官膳夫王食用六穀會醫

會膳會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

宜苽可知六穀為稌黍稷粱麥苽也內則言飯黍稷稻

粱下又言麥會苽會可知六者皆可為飯矣六穀以稻

粱為美古人貴者老者會稻粱賤者少者會黍稷黍稷

稻粱為常會麥苽則暫會之秦風每會四簋毛傳云四

簋黍稷稻粱玉藻注謂諸侯日會粱稻各一簋內則疏

謂諸侯朔會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可知常

會者黍稷稻粱也觀內則言飯只列黍稷稻粱而于麥

苽則別舉于後可見矣苽為雕胡其米所出頗少惟天

子諸侯得暫會內則注以蝸醢蒹會以下十六物為人得會蒹不獨天子也而麥則貴賤皆會之職方氏青州宜麥董子謂春秋麥禾不成則書之可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然則六穀去一而為五穀當存麥而去蒹矣故知五穀為黍稷稻粱麥也若菽與麻古人用為籩實以佐飯不以為飯也惟極貧之家大飢之歲或以菽為飯檀弓所謂啜菽漢書所謂民會半菽者也麻飯不見經傳惟仙家有所是則五穀不當數麻菽矣稻粱為最美之穀日會所需而諸家數五穀反或逸之不亦謬乎月令素問逸周書管子或別有取義皆不可以定五穀之名也

星辰說

星者五行之精聚而為五星也水曰辰星火曰熒惑木曰歲星金曰太白土曰填辰者天之十二次即二十八宿也辰為日月所會所如孟春日在營室是會于室宿也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經故與日月列而為四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本經世說此天之四象也星屬日故文从晶見說晶省即為日也辰屬月故辰有十二月亦有十二也淮南子云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見天逸周書云星以紀日宿以紀月今本作辰以紀日案此篇所言九紀即左傳六物而析時為四又文選注引九紀作九星以為日月星辰四時歲今本以辰宿日月春夏秋冬歲為九紀宿辰則辰當為星矣辰蓋星之譌也孔

晁解辰為日月所會是在晉時已譌矣與漢書律曆志音以紀日律以紀

月之理同蓋星與音皆合五行五行各有二故以紀十

日如甲乙木丙丁火是也辰與律皆十有二故以紀十二月此皆

星屬日辰屬月之證也左傳昭七年以歲時日月星辰為

六物周語以歲日月星辰為五位鄭注虞書以星辰司

中司命觀師兩師為六宗注小宗伯以日月星辰為四

類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先鄭云四類日月星海在四望之中不在四類後鄭改為

辰是也但云兆日于東郊兆月與觀師于西郊兆司中

司命于南郊兆兩師于北郊則其說未當大宗伯言祀

與日月並列何以無兆當云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

兆星于南郊兆辰于北郊所謂兆四類于四郊也兆司

中司命于南郊兆觀師兩師于北郊與星辰當別為壇

蓋星辰祀以實柴司中司命等祀以槩燎也又曾子天圓篇以星辰之行與

日月之數對左傳星辰之神與山川之神對祭法謂日

月星辰民所瞻仰與山林川谷對淮南子謂星辰天之

期與日月天之使對天受日月星辰與地受水潦塵埃

對是辰與星別不得以星辰為一物也虞書言曆象日

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列子天瑞篇言日月星宿

宿即辰也積氣之有光耀者淮南子言星辰以之行原道訓曰

象曰繫曰炎曰行明是有星周禮凡兩言二十八星不得以次舍

為無星也益稷疏謂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是以辰為無星也宋儒因有天無星處皆辰之

說諸書皆言星辰而列子言星宿又可為辰即二十八

宿之一證也虞書堯典偽孔傳云星四方中星辰日月
所會孔疏云此星辰共為一物鄭注亦以星辰為一果
爾則左傳何以稱六物周語何以稱五位乎且五星為
在天最大之星其行有遲留伏逆曆象何獨遺此乎
中星即二十八宿是及五星矣堯首命羲和治曆舜首察璣衡以齊

七政其事正同鄭注以七政為七緯日月五星也可知曆象

必及五星矣尚書大傳以七政為七始謂天地人春夏

七星亦主七緯則又月令云乃命大史司天日月星辰

之行宿離不忒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宿離猶言躔離鄭注

離讀如儷偶之儷謂其屬焉相氏保章氏相與宿偶審候非也日月五星皆躔二十八

宿亦可知五星與日月並重治曆者所必及也淮南子

言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其明證矣孔疏乃謂敬授人時

無取五星謬矣蔡傳謂星兼經緯亦非也周語云歲在

鶉火日在天駟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即

也韋昭注云斗柄斗前也星辰星也斗指斗牛之斗辰

星謂水星可知凡以日月星辰類舉者星必指五星非

二十八星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

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此十二辰指自子至亥十

二支左傳所謂浹辰成九年傳浹辰之間淮南子所謂十日十二

辰合而為六十者也辰非二十八宿故星亦非五星注

疏引周語五位解之非也夫星之文从日與日爲一類
禮運云天秉陽坐日星惟其從日故諸星惟五緯最大
而明鄭風云明星有爛爾雅以啟明釋之郭注云太白
星也韓詩亦云太白晨見東方爲啟明鶡冠子云天者
明星其稽也此則統言五星陸佃注以明星爲二十八宿然二十八宿多有不明
者故知爲五星也古文星从晶晶精光也見說文光精故明然則
星之本義當專指五星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釋
名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非本義也辰從月月之炎不
大明故二十八宿中有最小而暗者如女鬼之類可知諸家
以星爲二十八宿非正義也星辰之解當以鄭君大宗

伯注爲最確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云星謂
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賈疏云辰卽二十八宿也
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
辰謂之次此星辰正義也然對文則別五星非辰二十
八宿非星散文則通五星亦可言辰二十八宿亦可言
星惟星辰可互通故閒有合爲一物者諸經惟益稷洪
範孟子係章氏星辰當合爲一而所指又各不同益稷
日月星辰是繪於衣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
星左傳云桓二年三辰旂旗律曆志以三辰爲日月北斗
詳招搖在上解是所畫者日月北斗也畫於衣當與旗同以星

辰為一章可知此星辰為北斗也公羊傳云

昭十年大火

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春秋繁露

奉本篇

以北

辰為北斗尚書大傳旋機謂之北極亦即北斗是北斗

亦可稱辰矣係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注云五星有

贏縮圓角故謂變動二十八宿為恆星不變可知此星

辰為五星也

下文星土分星是二十八宿

皋陶謨撫于五辰五辰為

五行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注以三辰為日月

星此星字該得廣五星亦在其中是五星亦可稱辰矣

辰時也日月星皆示人以時故稱三辰洪範言五紀三曰星辰二十八宿

為四時中星可紀節次五星則不然可知此星辰為二

十八宿也孟子言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推日至用列宿而不用五星趙岐注云星辰日

月之會可知此星辰亦為二十八宿也周禮有二十八

星堯典鳥火昏昴皆言星是二十八宿可稱星矣若五

星得專辰之稱者惟水星二十八宿得專辰之稱者惟

心房淮南子云辰星正四時常以春分効奎婁

注云効見也

夏至効井鬼秋分効角亢冬至効牽牛出以辰戌入以

丑未一時不出其時不和故水星得專辰名也左傳云

昭元年商邱主辰又云

昭十年

火出于夏為三月三月為建

辰之月故心星得專辰名也

辰為大火大火心星也

初學記引夏

小正八月辰則伏注云辰房星農字从辰說文震房星
 為民田時者也故房星得專辰名也至于星之專指二
 十八宿者洪範星有好風好雨箕好風畢好雨月令季冬星回
 于天召南嘒彼小星唐風三星在天鄭箋以鄭箋以為心也此類是也
 祭法幽宗祭星史記天官書星者金之散氣注云眾星
 列布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此星字泛說指有
 名者而言漢書天文志所謂中外官凡百七十八名積
 數七百八十三是也祭法兼五星史論語眾星其北辰
漢不兼五星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如雨此星亦泛說并兼無名諸小星而
 言也論語經緯星皆在內春秋專指無名諸小星此皆散文則通之例也推

而廣之日月亦可言星馮相氏掌天星下言日月星辰
 是天星內有日月逸周書日月列九星中此日月可言
 星也日月與星同稱三光故其義得通要之皆非星辰
 本義也豈可以通義而沒其本義哉二句總結對文則別以下若夫
 邵子謂天無星處皆辰朱子以辰為天壤漢儒初無此
 說其謬可不待辨而明矣

屋漏解

屋漏向無確解爾雅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注未
 詳其義大雅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毛傳但引爾
 雅解之鄭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

饌于西北隅扉隱之處孔疏云室內可以施小幄而漏
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按詩以屋漏承爾室之下爾雅
載屋漏於釋宮則屋當如字不應破屋爲幄釋言訓陋
爲隱本是陋字堯典以側陋對明是陋爲隱也故其文
从亘屋漏之漏說文作漏云屋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
尸者屋也是其義不得訓爲隱釋言陋或作漏者聲之
誤也凡向南爲明向北爲暗此陰陽之義故室東南隅
爲交西南隅爲奧皆以幽隱言東北隅爲宦西北隅爲
屋漏皆不以幽隱言也且祭畢改饌于西北隅卽是陽
厭曾子問云有陰厭有陽厭又云當室之白是謂陽厭

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于奧在未迎尸前謂之陰厭尸
饌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夫曰當室之白而以
陽稱豈得以西北隅爲隱闇之處乎鄭說誤矣特牲饋
食禮云佐食徹尸薦俎敦于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鄭
注云尸饌而改饌于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此謂
陽厭扉隱也不知陽厭本取其明而以幽闇言之是陰
厭非陽厭也此扉字當从少牢下篇古文作第少牢下
篇扉用
席注云古
文扉作第訓爲藉第者草盛匝地行人履之義與藉通
鄭據爾雅以扉爲隱釋言云
扉隱也然曰隱用筵文義其可通
乎或以几在南扉爲句然少牢下篇扉用席承右几之

禮記三
下豈可以右几扉爲句乎其亦誤矣惟解曾子門當室
之白云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此乃合陽厭之
義弟戶在室東南西北隅去戶頗遠而謂得戶之明抑
又誤矣太平御覽引舍人爾雅注云古者徹屋西北扉
以炊浴故謂之屋漏劉熙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
有親外者輒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時若值雨
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
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
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此謂廟後之西北扉非謂室中之
西北隅也西北扉在廟之後人所罕至故爲隱陋之處

簷下可以積薪

廟有北墉墉上有簷坐于外約數尺簷下可積薪其東北隅有北堂堂下有北

階非積薪之所也

其薪爲祭祀爨饔因藏之于此不得褻用喪

禮取以炊浴所以神之也周官甸師掌耕耨王藉以供
粢盛又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則饔爨之薪亦必甸
師納之而西北扉所藏亦必甸師掌之故爨浴之薪必
使甸師取之甸師卽甸人也經文明言徹其薪則非屋
材可知若撤毀屋材則當使匠人不當使甸人矣而舊
說或以扉爲門扉或以扉爲屋簷皆謂抽取屋材熊氏謂屋
外之薪其說獨得劉熙謂撤毀室之西北隅以示不復用孔冲
遠則以廟爲正寢經文明言廟何所據以爲正寢此說亦非謂主人已外此

堂無復用夫以外者而毀廟寢之屋實悖於理廟室為

神主所藏豈可毀壞使雨漏入且凶喪非常之事而因

此為室之常名其名亦不正也孫炎注爾雅云見詩屋

漏者當室之白日炎所漏入其說視諸家為優孔冲遠

說為非此疏家然日炎所由入者尚未曉也必宗傳注之失鸚竊思古

人之室東北隅得戶之明中間北墉下得牖之明至西

北隅則與戶牖不相直不可不穿壁以取明于此蓋有

向焉以取爾風云塞向墜戶必盡塞疑當用簾薄之類仍可

明也毛傳云向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窗也向蓋小於

牖其制又與牖殊故不名牖而名向說文釋向與毛傳

同廣韻又以牖釋向蓋以向為牖之類鄭注明堂位云

禮云鄉牖故舉類以釋之而以向為北出牖其實古人

之室竝無北牖也士虞禮云祝從啟牖鄉牖鄉竝舉則

鄉非牖可知諸經無南牖之稱則無北牖亦可知若有

北牖則當言南牖以別之矣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

此牖字當為墉字之譌注云北牖或為北墉釋文云牖

牖相似後人傳寫因譌為牖孔疏不能辨其誤乃有遷

士喪禮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可證也郊特牲云

毫社北牖使陰明也又可知寢室無北牖矣寢屬于陰

又當避風必不在牖下北墉下當室之中間此處無牖

故宐為寢息之所古人寢恆在此不必疾病也何以知

之東北隅當戶為飲會之所故謂之宦宦與頤通頤者養也玉藻

云君子之居恆當戶謂會時也江慎修不知此義引檀弓當戶而坐以駁之非

也非會時則常居西南隅曲禮謂人子居不主奧可知

為尊者所常居也曰居則皆非寢所矣居字本作尻坐也孝經仲尼居

會子侍論語居吾語女是居為坐寢不得為居也東南隅近戶人所出入牖下

向下又皆當風向明之處非可寢息故知寢必于北墉

下也喪大記既夕記寢東首于北墉下為東首記之非為北墉記之也平時寢雖東首亦有隨意所適者

至疾病則必東首以受生氣故特記之至于北墉下則平時疾時皆然不必特記記者帶言之亦以見飯于牖

下自北墉而外遷耳北墉下既為寢息之所不得有牖亦不得有

向則向在西北隅無疑矣西北隅有此窗則日光自窗

中漏入故名屋漏所謂當室之白亦以此也中庸疏云

以戶漏明其處故稱屋漏此沿禮記鄭注之誤不知所

謂漏者其光必不廣長戶之光明何得謂之漏邪近邵

二雲爾雅正義謂隱蔽之處時見日光不知漏者必有

隙而日光漏入如屋下之漏雨何得以隱見日光為漏

邪總不知西北隅有向故妄解耳屋漏可見天日牖雖

卻不見天日惟向得見之此乃天人相接之處神之監臨莫顯于此

室中雖無人而神已見之故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又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觀也鄭箋謂諸侯卿大夫助

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此泥于祭祀陽厭之禮與經意不合經未嘗有祭祀之意所謂室者以寢言非以廟言也鬼神無乎不在下文神之格思亦不必在祭時也毛公只引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知其不以祭祀為解矣廟與寢同制則西北隅亦有向明堂位以達鄉為天子廟飾疑向有大小惟天子之向最大光明洞達故曰達鄉鄭注云鄉夾戶窗每室八窗為四達此本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之說然夏世室即周明堂明堂與宗廟異制鄭以明堂釋廟制亦非也此皆不可不辨正者也

樓考

古之所謂樓者非今之樓也今人于堂室上作樓或再重或三重皆謂重屋考工記有重屋之名其制則與今

異鄭注云重屋複竿也

說文云竿迫也在瓦之下勞上釋名云竿迫也編竹相連迫竿

也豈如今之樓哉嘗疑古之樓經傳皆未明言今詳考

之乃知古所謂樓者即考工記宮隅城隅是也鄭注云

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

浮思一作桴思

賈疏云按漢時東闕浮

思災言災則浮思者小樓也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鄭

注云闔者謂之臺孔疏謂兩邊起土為基

郊特牲疏基作臺

上起屋曰臺門城門兩旁亦有臺鄭風云出其闔闔毛

傳云闔曲城闔城臺也門臺城臺皆曰闔爾雅釋宮云
闔謂之臺是也若靈臺囿臺不名爲闔爾雅所謂四方
而高曰臺此則臺之正稱也門臺城臺本非臺以其制似臺亦通稱爲臺耳又
云陝而修曲曰樓文與四方而高曰臺相連則樓在臺
上可知靈臺囿臺其上起屋曰榭所謂臺榭指此也門
臺城臺起屋則謂之樓月令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鄭
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兩觀有樓謂之樓觀此樓在門臺
之確證諸侯門臺在雉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言災則觀上有樓又可知矣爾雅云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釋名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觀觀也于上觀望也闕又名象魏鄭司農注周禮云象魏闕也蓋門兩旁爲臺中央闕然故

謂之闕其上可觀望又懸法象以示人故又謂之觀法象所懸而其上又有樓高魏魏然故又名象魏雉門及兩觀災孔疏引天子諸侯臺門是門臺卽兩觀也左氏僖五年傳公登觀臺而
望書雲物觀臺者觀之臺也孫炎注爾雅謂闔者積土
如水渚可以望氛祲是諸侯觀望雲物卽在門臺其上
故宐有樓禮運謂孔子出游於觀之上以有樓故可游
先儒謂諸侯有二臺一曰時臺一曰囿臺時臺亦曰觀
臺以觀臺爲臺名五經異義及服虔左傳注皆云然非也天子門臺則
設于應門蓋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
天子諸侯皆三朝三朝以治朝爲正正門者對正朝之門也屏設于此觀亦設于此
入此門爲治朝臣當審思其所闕故屏一名桴思觀樓

亦名桴思釋名作罍思謂罍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
於此復重思之也屏上亦有屋以蓋屏牆見考工記疏與門
臺上架屋略相似又同在一處故皆有桴思之名也三
輔黃圖云闕觀也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可知天
子兩觀必在應門矣逸周書作雒解應門庫臺謂應門
兩旁有臺臺上有樓可藏器物故曰庫臺觀樓亦通稱
榭鄭注禮運云榭器之所藏也靈臺囿臺遠于王宮不
藏器物而觀臺則迫近王宮其外雉門有禁周禮閭人掌守王宮
中門之禁鄭以中門為雉門故其上可藏器物也天文家謂庫樓十
星一名天庫則樓以藏物可知孔晁注謂門皆有臺于

庫門見之誤矣樓之制本與榭不同月令臺榭與高明
對舉高明是樓觀則臺榭為靈臺囿臺之屋可知而門
臺城臺之屋不得為榭亦可知矣蓋靈臺囿臺其形正
方爾雅所謂四方而高也則臺上之屋亦必正方故名為榭與無
室曰榭同名孫炎注爾雅云榭但有堂堂之形固正方
也榭為射宮故字从射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宣十六年經成周宣榭茨杜注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案爾雅有木者謂之榭與無室曰榭前後別出其非同物可知榭為講武之宮必非在臺上孔疏謂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是誤合為一也榭無室是無牖戶臺上之榭
亦無牖戶可闔此所以不藏物也門與城皆陝而長則
兩旁之臺必不為正方而為長方故其臺上之屋亦長

方陝而修曲別謂之樓不名榭也孟子岑樓趙岐注山之銳嶺者爾雅釋山云山小而高岑其形如樓故曰岑樓六韜軍略云視城中則有飛樓左氏宣十五年傳解揚登諸樓車飛樓卽樓車也車之形狹而長飛車偵敵其制最高有似于樓故曰樓車以此二者證之陝而修曲明矣然門臺城臺其形亦四方郭注闔謂之臺云積土四方蓋長方亦可謂四方算法方田開方皆有長方不必正方也故得通名臺樓在臺上與榭大略相似故得通名榭爾雅有木者謂之榭文承闔謂之臺之下此樓榭通稱也樓有牖戶釋名云樓言牖戶之間諸射孔婁婁然也有牖戶可闔則必有房此所以得

藏物與榭異也

城門爲守禦要地必有軍器蓋藏于城樓也

門臺城臺旣皆

四方臺上之屋亦皆四方故又謂宮隅城隅考工記次宮隅于門阿之下以臺在門旁其制相連也次城隅于宮隅之下以類而竝列也隅樓聲相近故隅又名樓邶風俟我乎城隅毛傳謂城隅以喻其高則必指城之樓臺而言也漢書集注云今長安故城西俗呼貞女樓卽建章闕也建章宮名漢武帝建在長安城西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皇闕爲貞女樓鳳皇闕卽建章闕也闕上有金鳳高丈餘故名鳳皇闕三輔黃圖謂又有鳳皇闕亦在建章宮貞女木名三輔黃圖云別風闕并幹樓高五十丈此漢制雖與古不同亦可見闕可名樓也越絕書

吳大城陸門八其二有樓小城門三皆有樓可見古之
城門有樓也列子登高樓臨大路當是城樓此又門臺
城臺有樓之證也宮樓城樓其制亦有不同宮門之兩
旁有樓而其上則無樓城門之兩旁有樓而其上亦有
樓宮樓分爲二城樓合爲一何以知之考工記言門阿
之度阿是門屋之曲檐可知門上無臺左氏定三年傳
邾子在門臺杜
注門上有
臺上字非無臺則無樓矣故曰兩觀曰雙闕明其有二
也宮門爲朝會之所宜有儀容以壯觀瞻故樹雙闕于
左右而門上不作臺若城門爲扞禦之地不尙容儀而
貴鞏固故門上亦有臺有臺則有樓今之城樓
猶存古制此其異

也至其高度亦有不同考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
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云雉
高一丈門阿之制以爲
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賈疏謂王城隅
高九雉城高七雉上公城隅高七雉城高五雉侯伯以
下城隅高五雉城高三雉隅皆謂樓則樓高二丈門臺
則與門阿等城臺則與城等可推而知也戴東原以隅
爲臺則臺太高于門阿且記文宮隅與門阿相次阿爲
屋則隅亦當爲屋不得爲臺也天子諸侯門阿亦宜降
殺天子五雉諸侯必三雉其宮隅則五雉鄭注謂諸侯
宮隅門阿皆五丈是門阿與天子同旣無等殺而雙闕

不高出于門阿又不見其魏然何得為象魏乎

左傳季桓子御

公立于象魏之外是諸侯之闕亦名象魏也惟侯伯子男城隅皆五雉不復

降殺者蓋城以禦寇不可大卑若子男城隅三雉則城

高一雉何以守禦乎故不復降殺此窮則變之例也

禮

不降殺者皆別有其義如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大夫

三門二朝士則二門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

三月也禮言諸侯臺門則諸侯亦得有兩觀據左傳

莊公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不特魯有之公羊以兩觀

為僭何休因有諸侯內闕一觀之說殊不知一觀不成

體制闕在門兩旁不得有內外此其說亦非也樓之可

考如此又星經市樓六星在市門中則古之市門其上

當有樓蓋司市官所居以察商賈者其樓不必有臺此

別一樓也古之樓在門臺者類皆以觀闕象魏之大名

稱之又或名宮隅又或通稱為榭而罕稱為樓其在城

臺者類皆稱為城隅又或通稱為榭而罕稱為樓此經

傳所以罕見而後人遂不知其制矣至于今之樓則始

於漢漢書郊祀志云武帝時公玉帶

公玉姓帶名

上黃帝時

明堂圖上有樓名曰昆侖昆侖三成其樓亦三重可知

帝作明堂如帶圖而重屋之樓由是以起殊不知古之

明堂實無樓也許氏說文訓樓為重屋但以漢制釋之

其亦考之不詳矣

舜崩鳴條考

孟子謂舜卒於鳴條趙岐注但言地名後儒多據史記淮南子以爲鳴條在零陵最爲謬妄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淮南子脩務訓云舜南征三苗遂殛蒼梧高誘注舜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欒縣今永州府江華縣是也東北零陵之南漢書地理志零陵郡營道縣注云九疑山在南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云舜征有苗而殛因畱葬焉蒼梧周南越地今爲郡此世儒所據者也考零陵今爲湖南永州府與廣西相鄰九疑山在永州寧遠縣去舜都蒲坂三四千里舜曷爲卒

于此乎堯老舜攝舜巡狩四岳則舜老禹攝禹亦當巡狩舜何必躬行也且巡狩亦至衡岳而止今九疑去衡岳五百餘里非巡狩所當至也汲郡古文云帝舜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可知舜不巡狩矣至謂舜征有苗則尤不然聖德至神四方風動有苗雖頑當無不化卽或不率亦第使禹征之何必親征乎汲郡古文云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禹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可知舜不出征矣王充論衡曾辨其非劉知幾史通又辨之足正千古之謬然于鳴條所在則自古至今未有能指其實者鶚案汲郡古文帝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陟是卒于鳴條與孟子合鳴條當卽書序之鳴
條序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汲郡古文亦云湯自陟
征夏邑大雷雨戰于鳴條則鳴條與桀都相近可知嘗
考桀都在今河南府詳桀都考湯自亳今彰德府往伐桀出與湯
戰則鳴條在河南府之東可知彰德府在河南府之東湯自東往伐也孔
沖遠書疏或云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陳畱爲今開封
府平邱今爲封邱縣屬開封府正在河南府之東舜之所崩
當在于此封邱縣今在河北舜之所崩當在河南也大
昊氏嘗都于陳舜晚年居于鳴條或卽大昊之舊都而
居之與孟子負夏鳴條竝舉其地當不甚相遠鄭注檀

弓負夏以爲衛地史記言舜微時作什器於頓邱就時

負夏

卽孟子所謂遷于負夏也

頓邱卽詩頓邱亦衛地

地理志東郡有頓邱縣與

地廣記頓邱在淇水南

衛與陳相近又可爲鳴條在今開封之一

證舜末年居此始以管年所居之地不忘其舊以此始
亦以此終也堯初封于陶至九十年游居于陶後崩于

陶見汲郡古文

正與舜同也武王克商封舜後于陳卽今陳

州舊屬開封府今別爲一府

地理志淮陽國陳縣注云舜後胡公所

封淮陽與陳畱相鄰陳畱郡陳畱縣下臣瓚注云畱屬

陳故稱陳畱是陳國亦在陳畱武王蓋卽因舜之舊居
而封之可使守其墳墓此一證也舜雖耄期猶勤于

民事或以春秋省耕省斂循行郊野遂卒于野中堯典所謂陟方乃外祭法所謂舜勤眾事而野外也民事非一人之事故曰眾事若巡狩征伐不得言眾事矣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說文云距國百里為郊則野去國都不過百餘里或二三百里已去國都故曰陟方不在國中故曰野外未見其外于遐方也若遠在零陵不得言野外矣此又一證也鳴條之野其地有名蒼梧者故檀弓以為舜葬于蒼梧之野沈約注汲郡古文謂鳴條有蒼梧之山舜崩遂葬焉其說是也蒼梧與零陵之蒼梧同名後人因誤謂舜崩零陵也記言三

妃未從未嘗有溺湘水之說楚辭湘夫人謂湘水之神

山海經帝之二女居洞庭謂天帝之女

楚辭帝子降兮北渚帝亦謂天

帝非指堯女舜妃後人妄解楚辭山海經

王逸注楚辭謂堯女娥皇

英強作舜崩零陵之證益為誣妄不經矣又按沈約注

汲郡古文遂葬焉之下有今海州三字當是後人妄增海州為古郟國秦為胸縣漢為東海郡魏為郟縣梁又為東海郡至唐乾元中始為海州沈約梁人此時安有海州邪蓋以海州有鬱洲山一名蒼梧山故附入沈約注以為舜崩海州求合于孟子東夷之說不知孟子所謂東夷特與岐周畢郢相對則其地在東不必正居東表

古者中原亦有戎夷不必僻處海隅乃為夷也岐周近大戎故
日而夷東夷之夷亦因西夷而言也或又據書正義安邑有鳴條亭以為
舜崩安邑不知安邑竝非桀都禹都亦不在安邑鸚嘗
詳辨其謬然則舜崩鳴條在今開封府無疑矣或疑陳
畱有蒼梧之山其說無確據謂舜崩陳畱與檀弓不合
然零陵竝無鳴條之名則謂舜崩零陵亦與孟子不合
信檀弓何如信孟子乎舜陵未知所在始不可考今謂
陵在九疑山歷代祭之祭非其所不如勿祭此祀典所
當改正者也

古尺考

古今尺度不同周尺迄今無存而其度則猶可考也江
慎修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考之于經悉皆不合
考工記言人長八尺以中人言之今折為五尺則其身
頗短不得為中人也鄭康成注淡衣謂臂骨上下各一
尺二寸通有二尺四寸今折為一尺五寸強中人之手
亦不若是之短也醫書謂尺澤至魚際尺澤當肘魚際當腕有一
尺今折為六寸有奇只能至列缺不能至魚際矣車廣
六尺六寸容三人猶必有空餘之地可以旋轉今折為
四尺一寸強不能容三人矣席長八尺坐四人見曲禮注亦
必有空餘之地左右可不妨礙今折為五尺不得坐四

人矣衡長六尺六寸下容兩服馬今折為四尺一寸強

不得容兩馬矣輪牙厚二寸記不言牙厚以車人文互校可得牙厚度今折

為一寸三分則牙太薄而輪不固矣祭義言築宮仞有

三尺八尺為仞鄭謂七尺為仞非也計一丈一尺今折為六尺九

寸弱則人之長者不可居矣冕延廣八寸此漢叔孫通制本周制為

之若僅有今之五寸毋乃太狹乎喪服傳注謂首絰圍

九寸若僅有今之五寸六分強中人之首如此其小平

布幅廣二尺二寸玄端服之袂兩邊各屬一幅身亦長

二尺二寸故謂之端若以今之一尺四寸三分為身則

身太短若身與袂不等何名為端乎應鍾律長四寸七

分四釐如只有今之三寸弱其管豈不太促乎栗氏為

鬴深尺內方尺其實一鬴腎一寸其實一豆鬴為八斗

豆為四升古之一升當今二合有奇若鬴方尺只有今

之六寸二分半安得容一斗六升強乎腎只有今之六

分二釐半安得容八合強乎即以六斗四升為鬴亦不

能容矣馬高七尺為駮六尺則為駒馬之小者若駮馬只有

今四尺三寸強則與駒同矣凡言馬高以馬首言之也諸侯龜長一

尺是為大寶龜若只有今之六寸二分半則是大夫之

龜大夫龜長八寸非大龜也見白虎通不得為寶矣諸如此類皆其不合

者也按度量衡皆出于黃鍾前漢志云黃鍾之長以秬

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廣者橫也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是黃鍾九寸為九十橫黍所累也爰以九十橫黍度製為黃鍾之管恰容秬黍一千二百粒以今尺度之得長七寸二分九釐乃用四率比例法推算古尺九寸為一率今尺七寸二分九釐為二率古尺十寸為三率今尺八寸一分為四率可知古之一尺當今八寸一分矣又以同身寸度之中指中節為同身寸適得八分一釐是八寸一分為古尺真度也證之諸書度數皆無弗合身長六尺四寸八分正是中人臂長一尺九寸強尺澤至魚際八寸一分中人皆適有之車廣五尺四寸弱正可容三人席長六尺四寸八分正可坐四人衡長五尺

四寸弱正可容兩馬輪牙厚一寸六分強則輪不薄築宮八尺八寸強則人可居冕延廣六寸四分強首經圍七寸二分強玄端衣長一尺七寸強不為短矣應鍾長三寸八分四釐不為促矣黼內方有八寸一分得容一斗六升強矣臂有八分一釐得容八合強矣馬高五尺六寸強不同于駒矣龜長八寸一分斯可為寶矣餘可類推又班固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為尺商以十二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此于經無據以孟子論三代井田畝數考之周之百畝當殷之七十畝夏之五十畝是商尺短于夏周尺短于商井田溝洫有定制非可更易故知是尺度不同蔡邕獨斷

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也然三代皆以十寸爲尺但長短不同耳若謂周以八寸爲尺則未必然周別有八寸之度名爲咫不名爲尺猶八尺爲尋不爲丈也蓋人身可爲度手爲咫說文云中婦人之手八寸指節爲寸偶用以度物而非以是爲常度也說文以咫爲周尺其亦誤矣夫周尺得夏尺八寸則夏尺蓋與今尺略同而周尺八寸之說亦可爲古尺指周尺當今尺八寸一分之確證而惜乎人之不解也

仞考

仞之爲度先儒無定論鄭康成注儀禮謂七尺曰仞包

咸注論語高誘注淮南子與鄭同陸德明諸經釋文皆然趙岐注孟子謂八尺曰仞尙書僞孔傳漢書顏師古注亦然小爾雅云四尺曰仞王肅從其說而聖證論家語注亦謂八尺應劭漢書注謂五尺六寸曰仞諸說不一案仞字从人明是以人身爲度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則仞爲八尺可知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蓋釋从人之義故以爲伸臂八尺也許君以仞爲八尺其說自確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尋用以度廣故取于兩臂之伸仞用以度深故取于一身之長許君不以人長八尺釋之而解爲伸臂一尋使仞與尋混而無別非

也考工記云同閒廣二尋淡二仞謂之澮以上文眡遂
 溝洫皆廣淡相等例之則澮亦必廣淡相等是仞與尋
 同為八尺又有明據鄭君于此經無注想亦自疑七尺
 二尺者以涂為大故
 之說賈疏謂鄭以仞七尺淺于廣
 宜淺校二尺非也其廣言尋淡言仞則尋以度廣仞
 以度淡亦可知矣記又云宮中度以尋與野度以步竝
 舉步以度廣則尋亦度廣步取于人之張足六尺猶尋
 之取于伸臂八尺也如方明壇十有二尋見禮
 覲重屋堂
 脩七尋父長尋有四尺夷矛三尋見考
 工記幣一兩五尋見禮
 記皆以尋度廣長長亦廣也方言云秦晉梁益之間凡
 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度廣為尋此尋以度廣之證也

淮南子木禾脩五尋此植立而高者本當言五仞而云
 尋者散文通也孟子枉尺直尋此尋字淡廣皆可言也

左氏昭三十一年傳仞溝洫杜注度淡曰仞淮南子蛇
 蟬著泥百仞之中高誘注亦云度淡曰仞諸書言仞者
 皆高度高亦淡也覲禮方言壇淡四
 尺鄭注淡謂高也如周書為山九仞

論語夫子之牆數仞孟子掘井九仞仞與仞音
 同古文通列子呂

梁縣水三十仞莊子步仞之邱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
 三百仞以上漢書鳳翔千仞之上廣雅天子杠高九仞
 諸侯七仞大夫五仞三輔黃圖漢靈臺高十五仞此仞
 以度淡之證也要之仞與尋之用雖異而為八尺則同
 惟仞為八尺故半之得四尺亦名為仞猶律呂有半律

半呂如半黃鍾半大呂亦有黃鍾大呂之名也若仞爲
七尺則四尺不得爲仞矣小爾雅四尺爲仞其說有確
據孟子堂高數仞此仞字當爲四尺之仞禮器云天子
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考工記殷人堂
崇三尺是凡言堂高者以階言不以屋言也周天子堂
只九尺而戰國諸侯王奢侈或高至丈餘以四尺之仞
度之有數仞也若仞爲八尺數仞當有二三丈恐堂階
未有若此之高者趙岐注此仞字亦以爲八尺非也鄭
君以仞爲七尺于經無據儀禮賈疏以爲書傳云雉高
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

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皆奇

零之數

如鎮圭尺有二寸壇十有二尋及尋有四尺皆奇零數也

若適足一丈則當

言築宮一雉何必言仞有三尺乎惟仞爲八尺其宮牆

過于一丈故言仞有三尺也

尋有四尺猶言十有二尺仞有三尺猶言十有一尺

皆有奇零非整數也

但一雉之上僅加一尺似乎非制諸書言十

外有奇者皆是二數疑此三字當作四字與及尋有四
尺文同古文三四皆積畫每致互譌也王宮小寢高五
雉諸侯三雉大夫士二雉庶人一雉天子諸侯之蠶室
不必高大又不可同乎庶人之宮故令高十有二尺也
賈疏謂牆高一丈似凡牆之高皆必一丈其亦固矣鄭

惟據此而此又不足據其說始不可從又案周有八寸
之尺八斗之黼用江慎修說皆為度量則何為八尺益無可
疑竊謂數之原出于天地天圓而地方天奇而地偶圓
無定而方有定奇無盡而偶有盡故度量衡皆必取於
偶數以其數可盡便於算也如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十
六斗為籩十六斛為秉十
二斛為鼓此量用偶數也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
百二十斤為石二十兩為鎰此衡用偶數也六尺為步
百八十步為里八尺為尋十六尺為常八尺為軌此度
之偶數也又數皆以十而進如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分為寸十寸如然則七尺為何此必無之理而許君八
尺之說為不可易矣漢書應劭注謂五尺六寸其謬尤
甚蓋同鄭說又以為周尺八寸故
折得五尺六寸殊不
知周尺實十寸也

卷三終

求古錄禮說卷四

臨海誠齋金 鶚

禹都考

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澮
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正
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
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案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
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
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
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諸說不同洪氏頤煊謂陽城亦

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日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志云云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于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于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為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志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一統志禹避陽城即登封案登封東魏曰嵩陽以其在嵩山之南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志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陽翟為禹所封之國而陽城則為禹之都此確解

也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啟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啟以商政則禹之都即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水經云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志乃臣瓚以唐為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為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故張守節以為在平陽服虔注左傳亦謂大夏在汾澮之間顧亭林據此

因謂唐叔本封在翼而鄭康成詩譜謂穆侯始遷于翼則顧說非矣史記與漢志不同當以漢志為確亭林又引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而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以為唐叔始封在翼之證然括地志又有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唐城有二全謝山謂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旣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亭林於括地志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此說是也

又鄭康成詩譜云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服虔以為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安邑今山西解州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為禹都此為謬耳陽城晉陽為禹都皆有確證可知

禹都有二蓋其始都於陽城卽所避之處以為都而其後遷都於晉陽乃從堯舜所居之方也若謂禹止都晉陽固無解於世本汲郡古文及史漢諸書之說而謂禹止都陽城亦何以解左氏及服鄭之說乎汲郡古文帝舜卽位居冀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是舜亦有二都也帝禹元年書帝卽位居冀此文有脫誤當云帝卽位居陽城至遷都晉陽乃書居冀也又考鳴條在陳畱其地屬河南舜自河北而遷於河南禹自河南而遷於河北其事相反而相類此皆未經人道者也

壽弁色考

爵弁之色先儒莫得其解鄭注士冠禮云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緞考工記鍾氏注緞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頭色案此說最謬其不合者有六緞爲赤黑閒色乃水火之相克者詳閒色說深衣中衣尙不可爲飾況可爲玄服乎其不合一也冠必象衣今赤而微黑赤色大多與衣不稱其不合二也爵弁士助君祭之服爲冕之次見士冠禮注冕色玄以象天今赤而微黑非天玄之色不得爲冕之次其不合三也爵色多黃未見有赤今赤色大多與爵頭不類其不合四也又爵鞞以爵韋爲之若爵色赤而微黑則與裳不稱其不合五也齊服亦

爵鞞若赤色大著非陰幽之義

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

其不

合六也鶚詳考之而得爵弁之色焉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可也緇帶爵鞞鄭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襍裳者前玄後黃夫所謂襍者必二色相兼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襍也天玄而地黃襍裳之名蓋本于此必玄黃相兼若前玄後黃不得爲襍矣況前後異色與左右異色之偏衣無殊獻公以偏衣衣申生見左氏閔公二年傳有殺之之意會謂先王之法服而有是乎襍裳爲玄黃相兼明矣古人鞞必象裳則士之爵鞞始必玄而兼黃者與蓋玄鞞與黃裳不合黃鞞與玄裳不合故合

玄黃為一色以為士玄端服之鞞則三者之裳皆合矣
由是推之爵弁與爵鞞同名為爵則亦玄黃合色者也
冕服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玄色之布覆其上
而纁其裏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此朱字當是黃朱即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古人象天地皆用玄纁如土昏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竹篋方玄被纁裏又朱綠纁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穀梁疏冕上玄下纁可知弁師朱即纁也亦象天地之色而以上色為主
則冠與衣仍自相合也爵弁既以弁名其制必如弁弁如兩手合拊之形見釋名無冕延之俯仰舊說謂爵弁如冕無旒又前後平則不得纁其裏以象地故合玄黃以象天地之色而玄多黃少以玄為主又與玄衣相稱也士冠禮爵弁服

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夫冕服玄衣則爵弁服亦當玄衣同用絲亦必同用玄也禮器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龍衮黼黻是冕服則玄衣纁裳為爵弁服可知爵弁之用玄衣明矣鄭注士冠禮謂爵弁服緇衣不知緇與玄不同詳間說緇色純黑象水其色賤故朝服用之玄色青黑象天其色貴故冕服爵弁服用之若用緇衣則不象天而與朝服同色又無以別其尊卑皮弁尊於朝服爵弁又尊於皮弁豈聖王之制乎爵弁與玄衣相稱其色自玄而微襍以黃有如爵色故以爵名爾雅釋鳥鶯黃楚雀雀與爵同其色鰲

黑而黃有似於雀故名楚雀此爵色玄而兼黃之一證也

閒色說

嘗讀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而知古人之服飾閒色非不用也蓋閒色有二一為五行相克之閒色木克土為綠其色青黃火克金為紅其色赤白金克木為碧其色青白水克火為紫其色赤黑土克水為駟其色黃黑見玉藻疏皇一為五行相生之閒色木生火其色青赤火生土其色赤黃土生金其色黃白金生水其色白黑水生木其色黑青相克閒色服飾皆不用嫌其色之襍而尤

惡其陰陽克戰也相生閒色惟用黑青赤黃取其相生之美而尤貴其象天地也天色青而兼黑象之以為服

色則有綦有幽書顧命四人綦弁鄭注青黑曰綦偽孔傳云

綦文鹿子皮非也綦一作騏詩曹風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

弁皮弁也孔疏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弁色如騏馬之

文也玉藻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鄭注綦文襍色也孔

疏顧命綦弁注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注云綦蒼

艾色是襍色也蒼為青色蒼而艾則青而兼黑矣曲禮

蒼艾之青黑相襍也玉藻一命再命幽衡鄭注幽讀為黝周禮牧

用幽牲幽亦讀為黝是幽與黝通爾雅釋器黑謂之黝孫炎注黝

青黑色

見玉藻疏

說文黝微青黑色玉篇黝黑也微青色也

黝色黑多青少故其文从黑爾雅以黑解之其實黑而

兼青也地色黃而兼赤象之以為服色則有纁有緇有

緇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赭

說文作經考工記注引作窺

三染謂之纁說文緇帛赤黃色經赤色纁淺絳也絳大

赤也鄭注士冠禮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緇再入謂之赭

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是大赤為朱也

朱即絳

詩斯干

朱芾斯皇疏引乾鑿度云天子朱芾諸侯赤芾鄭箋謂

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是赤為黃朱也纁與赤略相

似赤中有黃故玉藻注以纁裳為閒色

纁裳亦曰彤裳顧命麻冕彤裳

傳形纁也詩彤弓傳彤弓朱弓也蓋對文則朱與纁別散文則朱纁通也

豳風疏云易下繫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天色玄地

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

于南方故裳用纁縕一曰韎玉藻一命縕韍鄭注縕赤

黃之閒色所謂韎也士冠禮韎韐注縕韍也

小爾雅云縕朱也亦

散文通也

左氏成公十六年傳有韎韐之附注君子也杜注

韎赤色賈逵云一染曰韎是韎與緇同然天子朱韍諸

侯大夫赤韍士韎韐朱為四入之色赤為三入之纁以

此差之則韎非一染之緇當是再染之赭也爾雅郭注

赭淺赤

今本作染赤詩疏引郭注作淺赤

說文經赤色杜氏以韎為赤

說文以經爲赤則靺與頰相當司服韋弁服注靺韋以爲弁又以爲衣裳詩采芑箋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是靺可與朱通其非一染之縹可知檀弓練中衣縹緣蓋以縹色黃淡赤淺示卽吉之漸而又不類於吉也若靺色其赤已著吉服所用而以此爲飾則有似於純吉矣縹色自練中衣明衣裳喪服麻衣以外未有爲服飾者亦可知其非靺色也旣夕記明衣裳縹緋緡鄭注云一染謂之縹今紅也郭注爾雅亦以縹爲紅而說文云紅帛赤白色赤白在相克閒色之列古人絕不以爲服飾必非縹也鄭注檀弓云縹纁之類注喪服傳麻衣縹

緣云縹淺絳也則不以爲紅矣

旣夕注偶誤

急就篇注絳古

謂之纁

纁與絳相近故得通言絳

縹爲淺絳其爲赤黃之色明矣纁

赤淡于縹縹赤淡于縹要皆赤黃閒色也此黑青赤黃二閒色其用最多見於經而可據者也若相克閒色古人未有用之者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此與襍帶君朱綠緣字皆當作蒼字解聘禮記所以朝天子纁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纁鄭注二采降於天子也三采爲朱白蒼則二采當爲朱蒼而曰朱綠可知綠卽蒼也祭義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夫青與赤謂之文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有明文此言爲黼黻文章則朱

緣之緣非青而何青卽蒼也

月令春衣青衣服倉

緣近

於青故黻文得與青通非青黃閒色也玉藻玄冠紫綬

自魯桓公始也此春秋尙紫之漸其後遂以紫衣爲君

服

左氏哀公十七年傳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而殺之賈逵注紫衣君服

孔子因有惡

紫奪朱之言鄭注以爲蓋僭宋王者之後服誤矣然蓋

者疑辭本非正解也緣與紫皆不可用其餘可知矣或

謂說文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幽風載玄載黃毛傳玄

黑而有赤也孔疏考工記鍾氏注玄色在緞緇之間其

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然則赤黑閒

色亦可以爲服矣不知以赤黑爲玄此舊說之大謬者

易言天玄考工記言天謂之玄是玄者天之色也天之

色其有赤乎且黑中有赤亦紫之類旣不象天又爲水

火相克下服且不可用況可爲冕服之冠衣乎赤色屬

陽非陰幽之義又何可以爲齊服乎

周禮司服齊服有玄端

今案

天色實青而兼黑人所共見詩以天爲穹蒼穹言其形

蒼言其色也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道書天字作

靛言青氣爲天是天之色青也乾位西北又兼北方之

色故青而微黑也惟天色黑青故玄色亦黑青其證有

六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是天色與

東方同觀禮方明者木也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玄下黃又云設六玉北方璜賈疏大宗伯以玄璜
禮北方知此亦玄璜也是天又與北方同色天色與東
北方同則玄之黑而兼青可知矣一證也玉藻君子狐
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鄭注凡裼衣象裘色綃綺屬
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夫以玄衣裼狐青則玄之必
有青色可知二證也郊特牲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說
文玄幽遠也是玄有幽義幽與黝通黝為黑而微青則
玄亦黑而微青可知三證也小雅何草不玄此言初春
之時草始生而色未正青尚有黑色白虎通所謂十三
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也
十三月也草色本青

青而兼黑故謂之玄

鄭箋以玄為赤黑誤與注禮同

四證也陳氏禮書

冬玄冥有修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色有青黑故月
令冬時車旂服物皆用玄五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玄
武說者以玄武為龜龜之色黑而微青六證也玄之為
黑青明矣凡染采之法以黃為質而入赤汁則為緋為
頰為纁為朱以赤為質而入黑汁則為紫為紺為緌為
緇鍾氏疏纁入黑汁為紺紺更入黑汁為緌是紺緌皆
赤黑閒色也而說文云紺帛淡青揚赤色也釋名紺
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說文新附字緌帛青赤色也與賈
疏不同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注素尚白青尚
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
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劉熙許叔重皆漢
人其所謂青者即黑也說文云紫青赤色則青即為黑
明矣紺緌與紫一類但紫色赤多黑少與紅之赤多白

少相似故論語紅紫連文紺緞黑多赤少故論語紺緞
連文又孔子言惡紫恐其亂朱戴侗六書故謂紅紫色
之豔者是以知紫之赤多也說文以紺為淡青緞又淡
於紺是以知紺緞之黑多也儀禮疏謂紺緞黑少赤多
非若以青為質而入黑汁則為綦為玄為黝黝玄色同
綦為蒼艾色青多黑少是玄本無赤色也許鄭蓋以染玄必用赤
色為質故謂玄黑中有赤豈染采皆必本於赤乎其亦
固矣又或謂玄即黑也故玉藻謂衣正色若黑而兼青
則亦閒色矣荀子不苟篇若端拜而議楊倞注玄端朝
服也玄端與朝服通稱韋昭注國語亦以玄端為朝服朝服緇衣是玄
即緇也說文緇黑色不知黻文玄與緇通對文則玄與緇異
褻大記大夫玄冒士緇冒玉藻大夫玄華士緇辟等級

之差全在緇玄之別安得謂緇即玄乎冕服玄衣纁裳
以象天地昏禮納徵玄纁束帛以象陰陽玄兼黑青纁
兼赤黃昭其稱也周髀算經天青黑地黃赤其明證也
若玄色但有黑而無青則與纁不稱矣所謂衣正色裳
閒色者以天色青黑玄衣黑而兼青與天正相似故曰
正色地色黃易曰天玄而地黃纁裳黃而兼赤與地不正相似
故曰閒色也豈必以純襍為正閒哉或又謂天色本青
多黑少而玄乃黑多青少地色本黃多赤少而纁乃赤
多黃少似不足以法天地不知五行一曰水一天數也
天之色玄黑二曰火二地數也地之色玄赤天陽也陽

生于冬冬屬水地陰也陰生于夏夏屬火天乾也乾位西北北屬水地坤也坤位西南南屬火且坎離者天地之大用也八卦圖乾坤退居四隅而坎離列上下而居正位此水火之色所以宐著也坎上離下是爲既濟衣多黑而裳多赤有水火既濟之象焉又以青屬木而水則生木者也黃屬土而火則生土者也祭所以報本反始故祭服之色必重其所由生以示報本反始之義也此玄所以黑多纁所以赤多與或又疑五色以配五行白之一采何獨遺之不知玄纁所以象天地亦以象四時四時之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而黃無正位祭爲吉

禮白非所宐故進黃而去白三大祭樂獨無商調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而無商亦猶是也且赤白合而成紅旣不象地又爲五行相克若赤黃白三采竝用則與黑青不稱而亦不足以象地此白所以不用也繪繡則備五采以法五行古人制作之意淡矣

龍見而雩解

左氏桓公五年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杜注以龍見爲建巳之月蒼龍宿體昏見東方續漢志注引服虔注云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是杜注本於服注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注以仲夏之雩爲非謂雩祭當在

孟夏與服杜同案月令孟夏昏翼中仲夏昏亢中一月之內中星不同仲夏昏亢中非必在月之首則月首當昏角中漢元嘉曆五月節昏角十度中五月中昏氏五度中角亢氏皆為五月中星月令舉其中而言之然則角亢昏中在仲夏矣仲夏昏中星既為角亢則蒼龍七宿始得盡見龍角始見于正南龍尾始見于東方左氏龍見而雩正在此時若以龍指角亢以見為四月昏見東方則大不合季春昏七星中角亢已見于東方矣何待孟夏詩小星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三月心星且見何況角亢又安得謂四月角亢始見東方乎

莊二十九
年傳凡土

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火心星也九月時角亢晨見東方心星次角亢而見三月與九月正衝九月角亢大火晨見東方則三月昏見東方矣

若謂見不必始見即見于東方已高亦得謂之見果爾何可以定時乎故知龍見是蒼龍七宿盡見也四月蒼龍非始見亦未盡見則龍見非

仲夏而何龍見而雩與啟蟄而郊正相對魯郊以卯月

詳啟蟄而郊解則雩以午月明矣然月令言周之制郊以寅月

而雩以午月不正相對者蓋郊非專為祈穀以始祖配天是為大報本反始其禮重雩為百穀祈膏雨其禮輕故郊在歲首孟月而雩則行於夏之仲月也且雩所以祈雨仲夏之初百穀始盡種植

如種稻必待刈麥之後至五月始畢陽氣

極盛待雨甚急宐于此時行之也祈穀宐在未種之先
祈雨宐在既種之後此不易之理也魯僭天子之郊雩
以郊禮重故降於天子一月雩禮輕故不降也諸侯亦
有雩禮
但雩于山川不得雩上帝春
秋書魯大雩是雩于上帝矣左氏所論祀典以魯國言
魯制郊雩皆在夏正仲月與烝嘗之皆在孟月同故皆
相對言之先儒以為魯郊在寅月因謂雩在巳月雖於
天象不合亦不致思而月令有明文亦不之信且以失
正譏之甚矣解經之難也

千乘之國出車考

論語道千乘之國古注解出車之制有二說包氏以為

十井出一乘馬氏以為百井出一乘班固荆法志所言
與馬氏合諸儒多主之鶚獨以為不然孟子言天子千
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
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
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
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
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
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
有千乘三百一十六里有
奇是一封之地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

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
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康成注小
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
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
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通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
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
家也案司馬法一書司馬法是齊司馬穰且所作未必真周公之制
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邪坊

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
方百里等于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
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賈公彥以士十人徒二十人
爲天子畿內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
外邦國法此言千乘之國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
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
人樵汲五人此即將重車二十五人也見杜牧孫子注共一百人馬牛芻茭
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軍出于六鄉
大國三軍出于三鄉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遂亦有

三軍三鄉為正卒三遂為副卒鄉遂出兵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猶不止徧境出之是為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鄭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當言三萬也其荅臨頌又以

為魯頌言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兩解不定孔疏謂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是以荅臨頌之說為確不知二說皆非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其有三軍可知此經言公車千乘千乘為大國是僖公時亦有三軍矣襄十一年作三軍蓋三子各有一軍而公室無兵始改舊制故謂之作非本無三軍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邱甸之法若三軍則都鄙出于三鄉其車雖亦千乘而其徒幾有四萬矣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之法八十家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蒐田之事未有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則止七十有五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講武正當人人訓練家出一人不為厲民也若夫車馬之費亦自不多古者材木取之公家山林而無禁

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間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
菑田之用耳芻蕘則尤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
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
川林麓城郭宮室涂巷園囿三分去一三鄉三遂又不
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
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
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頒祿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
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卽井田也王制皆作田字百里以田
言則山川林麓以及涂巷園囿等固已除去矣頒祿必
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祿不均矣苟境內山

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
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
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
郭宮室涂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
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
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
方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
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
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
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

禮記卷四
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
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
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
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此亦大槩言
之耳天下土
田美惡不同其
通率未可定也孟子但舉不易之田而言故曰一夫百
畝大國百里也鄉遂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
之之財受于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如是百里
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祖甲考

無逸祖甲鄭康成以爲祖庚之子祖甲也高宗欲廢祖

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久
爲小人僞孔傳則以爲大甲蘇東坡林三山真西山陳
新安輩皆從之蔡傳極辨孔說之非後儒猶以爲疑鶚
案鄭君之說最合經義僞孔謂大甲爲王不義久爲小
人之行在桐三年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夫經文
明言不義惟王而僞孔乃言爲王不義顛倒其文以就
己意可乎旣言不義而又言爲小人之行不亦贅乎且
曰爲王則已卽位矣何得云作其卽位乎大甲在桐非
廢也卽廢而復立亦不得言作其卽位況未嘗廢乎孔僞
以自桐反亳爲卽位後人因此遂謂伊尹有廢立之事
爲權奸所藉口解經之誤其禍一至于此不可以不慎

也上小人以儉邪言下小人以微賤言文義亦不相承
矣篇中小人凡八見不應一是偽孔說於經義盡悖其謬顯
然至于大甲無祖甲之名世次不在高宗之後可無論
也惟周語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
而嬪史記殷本紀云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
衰與周公所言不合自是可疑而大甲在三宗之列為
商賢主說者因以大甲為祖甲今考竹書紀年沈約注
云王舊在野及即位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迨其末也
繁荆以攜遠殷道復衰乃知無逸所言者據其始與中
而國語史記所言者據其終也祖甲不終厥德與周宣

王相類毛詩盛稱宣王中興之美而周語乃云自厲宣

幽平而貪天禍以宣王與幽厲竝數亦猶是也蔡傳謂

譌承謬妄記曲說不足盡信非也國語傳學者可無疑於祖甲矣或又謂大甲

祖甲皆三十三年祖甲不終厥德大甲克終周公何以

不舉大甲不知大甲三十三年見於邵子皇極經世書

始未可信經言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而經世書乃謂庚丁二十一年

帝乙三十七年與經不合又孟子史記皆有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而經世書無之其不足信明矣竹書紀年世

次年數雖未可盡信國語云商之享國三十一王今竹

竹書只四百九十六實視經世書為優竹書有外丙二

年是亦未可盡信也實視經世書為優年仲壬四年與

孟子合庚丁八年帝乙九年與尚書此篇合惟武乙三

十五年似未必然然為暴雷震外既不克善終則其壽

不足稱猶帝辛為亡國之主雖壽不足道也其紀大甲元年辛巳十二年陟

是大甲享國不及祖甲遠甚故不舉大甲而舉祖甲也

祖乙盤庚亦皆賢君而周公不數者竹書謂祖乙十九

年盤庚二十八年壽雖不促而皆不及祖甲之年數故

亦略之也周公意主勸戒成王雖重其德亦重其年故

於商惟稱中宗高宗祖甲以其能知無逸而享年亦永

也祖乙盤庚雖有德而年不甚永武乙雖有年而無德故只此三人下文大王王季文

王竝稱抑畏而四人迪哲惟以文王與殷三君竝列正

以文王享國五十年其年為甚永耳然則周公不稱大

甲亦可無疑矣孟子言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是武丁以後無賢君則國語祖甲亂之之說固自不

謬而周公稱其無逸則亦自有德沈約之說自當總之

祖甲失德僅在於末年統一生而論之究不失為賢主

金仁山通鑑前編但言為人淫亂而不言其係惠庶民

祖甲之受誣甚矣且國語惟言帝甲亂之而不言淫亂

亂者亂其法度韋注謂亂湯之法非必淫亂也史記增加淫字

其說亦誣竹書紀年謂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是祖

甲末年特繫于刑耳必不至于荒淫無道也此周公所

以與中宗高宗竝稱與國語述始亂之人故特舉祖甲非必祖甲之大無道也武乙射天暴虐已甚而國語不及亦可知矣

王日一舉解

舉者殺牲盛饌也大牢少牢特牲皆可言舉不必大牢也周官膳夫云王日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天子日會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會特牲朔月少牢降殺甚明知周官之王日一舉爲少牢也若日會大牢則朔月何以加之朱竹垞謂朔月當兩大牢其說無據檀弓云國亾君不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君以諸侯言

諸侯日會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少牢皆可稱舉何必大牢乎下文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諸不舉承上日一舉而言皆指少牢并包特牲少牢且不舉則大牢不言可知也玉藻言諸侯特牲三俎祭肺而曲禮云歲凶君膳不祭肺是諸侯歲凶不得日會特牲可知天子歲凶不得日會少牢所謂大荒則不舉也大札與天地有災邦有大故更可知矣若必以舉爲大牢則凶札有災大故之時猶得日會少牢豈聖人克謹天戒之意哉然則王日一舉之爲少牢明矣但經文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承王日一舉之下十二鼎當有三牲故先儒以大牢解之然與玉藻不合孔疏謂周官所言是周公所制之禮則玉藻豈異代之禮乎其說非也竊疑王日一舉原文在物皆有俎之下以樂侑會之上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二句與膳用六牲五句以類竝列皆總言饋會之數非必日日備有此也天子日會黍稷稻粱四簋至朔月加以麥苽是六穀非每日常會其餘皆然則十二鼎非每日所有可知矣以樂侑會膳夫授祭每日皆有之故其文承王日一舉之下也後儒過信周官反以玉藻為非周制其亦未知思耳

顏子三十二歲辨

家語謂顏子三十二而卒後儒皆信之鶚案史記弟子列傳云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歿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其歿年無記家語出王肅偽撰不足據也論語記弟子從於陳蔡者十人首紀顏淵考孔子厄於陳蔡在魯哀公四年江慎修考之詳矣孔子年六十二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時顏子年三十二尙未卒也史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六年是時孔子年六十三則顏子年三十三尙存矣伯魚年五十卒在哀公十二年孔子年七十而論語記顏淵歿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鯉也歿云云是顏子歿在伯魚之後矣王肅

禮記四
以鯉也外爲設事之辭豈理也哉公羊傳云顏淵死子
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而狩獲麟孔子曰
吾道窮矣三事連敘皆當在晚年其時相去不遠獲麟
在哀公十四年明年子路死于衛顏子之卒當卽在獲
麟之年故公羊與獲麟並舉其敘子路之外先于獲麟
者以子路與顏淵爲對偶也檀弓云夫子之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蓋顏淵子路比年而卒故並
舉之不然伯牛在德行之科自牖執手夫子所深歎惜
豈喪之不若子哉何爲以子路與顏淵並舉而不及伯
牛也伯牛蓋早卒其時與顏淵不相近故不及之顏子之卒與子路相近而

稍先其在獲麟之年可知時孔子年七十二顏子少孔
子三十歲則其年四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每多互
譌此蓋四譌爲三也然安知其非少孔子四十歲邪毛西
河謂少孔子四十歲孔子五十二歲始仕爲中都宰不復設教洙
泗是顏子從學當在孔子五十一歲以前若顏子少孔
子四十歲則其年甚幼何能升堂而入室乎是顏子少
孔子三十歲固自確也少三十歲旣確則非三十二而
卒明矣閻百詩不知三十二歲之誤而改少三十歲爲
三十七謂生于昭公二十八年卒于哀公十二年非也
江慎修謂卒于哀公十三年則少孔子二十九歲亦非

也先儒考核不精緻使大賢壽數減卻一秩十年爲一秩見容齋隨筆其失豈淺鮮哉鶚故辨而正之

孔子自衛反魯考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一年自衛反魯是在衛五年也年表及陳衛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十年自陳入衛十一年反魯則在陳四年在衛止一年蘇子由古史主孔子世家夏洪基江慎修著孔子年譜亦從之邵子皇極經世溫公甲子會紀金仁山通鑑前編主年表及陳衛世家迄今無定論鶚案孟子謂孔子之於人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即繼云于衛

靈公際可之仕于衛孝公公養之仕朱子云孝公即出公輒也則必

無在衛五年之事矣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魯適衛十四

年去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在陳二年哀公元年去陳

適衛次年去衛適陳在陳又二年哀公四年自陳遷蔡

五年在楚之蔡地六年自楚反衛江慎修考定如此皆未有三

年淹于一國者也何以出公之時獨淹留于衛而至五

年之久乎顯與孟子不合且論語記孔子在陳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此已有反魯之

意必在末年史記敘於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之時

然此時孔子志在用世必不發此歎也末年將反魯有

歸與之歎則必有在陳之事但年表及陳衛世家謂在
陳四年亦與孟子不合矣竊謂孔子晚年自衛適陳又
自陳適衛乃自衛反魯五年之間往反陳衛二國與哀
公初年正同蓋六年自楚反衛其自衛適陳當在八九
年間十年自陳反衛十一年乃自衛反魯也如此則在
衛在陳皆未終三年淹也朱子論語集注謂魯哀公十
年孔子自楚反乎衛豈孔子不久居于衛而顧久居于
楚乎其亦誤矣

朱子多引史記孔子世家此注本
世家之說或六字誤作十字也

卷四終

